

中国现代名家名作文库

賴

和



善讼的人的故事

(外一种)

PDG

中国戏剧出版社



前 言

赖和（1894—1943）原名赖河，出生于台湾彰化，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小说家兼诗人。幼习汉文，1909年入台北医学院，后回彰化开设赖和医院。1917年赴厦门博爱医院服务两年，并由此接触了“五四”启蒙思潮。返彰化后，赖和亦医亦文，时称“诗医”。赖和属于中华民族文学志士的行列，他的血性文字在民族近代生存史上具有特殊的位置。他曾两度因“思想罪”入狱，担任过台湾文化协会理事，《台湾民报》文艺栏主编。赖和身着唐装，拒穿和服；宁可先以文言，再改白话写作，也不用日文，以此医治民间父老的至诚良知和民族家国被割裂的伤口。1943年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后，民间信其墓草可治百病，争相拔取，可见其民心民魂之一斑。

赖和的小说与诗歌创作为台湾新文学莫下了第一块基石，其中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文化返本寻根的意识。赖和的血液里沉积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淫的坚贞节操和为民请命的侠义气质。《善讼的人的故事》叙写了半个世纪以前台湾尚属福建省统辖时的一场官司，其中凝聚了历史的沉思——自古至今，台湾都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千百年来台湾人民难于割舍的恰恰是这样一种民族的寻根情节。作品带有我国古典小说的传奇遗风，描绘出一曲祖国团圆的苦恋曲、民族归同的正气歌，质朴的故事中隐含着深邃悠长的历史感。



前 言

白采（1894—1926）原名童汉章，字国华，又字瘦吟，出生于江西高安。早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后执教上海立达学园及厦门集美学校。因与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皆有因缘，而被郑伯奇归入创造社。1926年病逝于香港赴上海的船上，终年32岁。

白采的作品结集为《白采的小说》、《白采的诗》和《绝俗楼我辈语》。他的作品多取材于黑暗社会中的不幸的人们，带有人道主义的倾向，但不少篇什浪漫抒情的色彩很浓。《被槟弃者》采用第一人称的口吻描写了一个天真、纯洁而痴情的女子在生下私生子后被情人离弃的故事。社会的歧视、虐待和訾议，使她内心空漠、烦乱，失去天真和笑容，转而诅咒社会上一切伦理道德的旧成规，最后她不堪凌辱，将儿子溺死后自绝。作者认为“圣处女马丽亚定然证明伊的圣洁，赫免伊的无罪”，表现出人道主义的同情。白采小说的文笔酣畅醇熟，自然婉转，毫无斧凿痕迹。文字朗朗上口的优点，在当时的浪漫抒情小说中可谓不多见。

本文库收录了赖和与白采两位各具特色的作家的创作精品，以飨读者。



目 录

赖和作品

斗闹热	(3)
一杆称仔	(9)
不如意的过年	(18)
前进	(25)
蛇先生	(29)
雕古董	(40)
棋盘边	(46)
辱	(52)
浪漫外纪	(58)
可怜她死了	(68)
归家	(81)
丰作	(87)
惹事	(96)
善讼的人的故事	(112)
赴了春宴回来	(125)
一个同志的批信	(129)
未来的希望	(134)
赴会	(140)
不幸之卖油炸桧的	(146)



阿四	(150)
----------	-------

白采作品

小 说

绝望	(161)
归来的瓷观音	(163)
乞食	(170)
一个银币	(181)
目的达了(?)	(184)
侮辱	(187)
微眚	(190)
我爱的那个人	(195)
被摈弃者	(198)
作诗的儿子	(209)
一个白瓷大士像	(220)
乡下富绅的家里	(225)
民间文学里的资料	(228)
病狂者	(231)
友隙	(236)
堕塔的温雅	(241)

诗 歌

羸疾者的爱	(245)
自己墓上的徘徊	(275)
秋山秋月	(280)

善讼的人的故事

赖和 著



斗闹热^①

拭过似的、万里澄碧的天空，抹着一缕两缕白云，觉得分外悠远，一颗银亮亮的月球，由深蓝色的山头，不声不响地，滚到了天半，把她清冷冷的光辉，包围住这人世间，市街上罩着薄薄的寒烟，店铺檐前的天灯，和电柱上路灯，通溶化在月光里，寒星似的一点点闪烁着。在冷静的街尾，悠扬地几声洞箫，由着袅袅的晚风，传播到广大空间去，似报知人们，今夜是明月的良宵。这时候街上的男人们，似皆出门去了，只些妇女们，这边门口几人，那边亭仔脚〔骑楼下〕几人，团团地坐着，不知谈论些什么，各个儿指手画脚，说得很高兴似的。

有一阵〔一群〕孩子们，哈哈笑笑弄着一条香龙，由隘巷中走出来，绕着亭仔脚柱，绕来穿去。

“厌人，”一妇人说，“到大街上玩去罢，那边比较热闹。”

孩子们得到指示，嬉嬉哗哗地跑去了。

“等一会，”一个较大的孩子说，“我去拿一面锣来。”

“好，很好，快来，赶快。”孩子们雀跃地催促着说。

快快快快（锣的响声，不知有什么适当的字），铜锣响亮地敲起来，“到城里去啊！”有的孩子喊着，“好啊，去啊！”“来来！”一阵呐喊的声浪，把孩子们和一条香龙，

^① 一解为迎神赛会中，比赛那一边热闹。一解为凑热闹。闹热，连雅堂《台湾语典》注为殷盛貌，如迎神赛会之事。



卷下中街去。

过了些时，孩子们垂头丧气跑回来，草绳上插的香条，拔去了不少，已不成一条龙的样子，锣声亦不响了，有的孩子不平地在骂着叫喊着。

“闹出什么事来？”有些多事的人问。

“被他们欺负了，他妈的！”孩子们回答着，接着又说，“把我们龙头割去！”

“汝们吵闹过人家罢？”有人诘责似的问。

“没有！我们是在空地上，”孩子们辩说，“又受了他们一顿骂！”

“那边有些人，本来是横逆不过的。”又一人说。

“糟踏人！”又有人不平地说，“不可让他占便宜。”

“孩子们的事，管他做甚？”有人又不相关的说——一时议论沸腾起来，街上顿添一种活气，有人说：“十五年前的热闹，怕大家都记不起了，再闹一回亦好。”有人说：“要命，闹起来怕就不容易息事。”——明月已渐渐斜向西去，笼罩着街上的烟，濛迷地浓结起来，灯火星星地，在冷风中战栗着，街上布满着倦态和睡容，一彩彩霜痕，透过了衣衫，触进人们的肌肤，在成堆的人们中，多有了袖着手、缩着颈、耸着肩、伸着腰、打呵欠的样子。议论已失去了热烈，因为寒冷和睡眠的催促，虽未见到结论，人们也就三三五五的散去。

隔晚，那边也有一阵孩子们的行列，闹过别一边去，居然宣布了战争，接连斗过两三晚，已经因“团仔事惹起大人代”[俗语，意即因孩子的事，惹成大人的事]。

一晚上，一边的行列，被另一边阻挠着，因一边还都属孩子，挡不住大的拳头，虽受过欺负，只有含恨地隐忍而已。——像这样子闹下去，保不定不闹出事来，遂有人



出来阻挡，闹热也就没得结局了。

一边就以为得到了胜利——在优腾者的地位，本来有任意凌辱压迫劣败者的权柄。所以他们不敢把这没出处的威权，轻轻放弃，也就忠实地行使起来。可不知道那就是培养反抗心的源泉，导发反抗力的火战。一边有些气愤不过的人，就不能再忍住下去了。约同不平者的声援，所谓雪耻的竞争，就再开始。——一边，是抱着满腹的愤气，一边是，“俭肠捏肚也要压倒四福户”[谚语]的子孙，遗传着有好胜的气质。所以这一回，就闹得非同小狗[俗谓发狂，小音同疯，可音同狗]了。但无钱本来是做不成事，就有人出来奔走劝募。虽亦有人反对，无奈群众的心里，热血正在沸腾，一勺冰水，不是容易就能奏功，各要争个体面，所有无谓的损失，已无暇计较。一夜的花费，将要千元。又因接近街的繁荣日，一时看闹热的人，四方云集，果然市况一天繁荣似一天。

在一处的客厅里，有好些个等着看闹热的人，坐着闲谈。

“唉！我记得还似昨天，”甲微喟的说，“怎么就十五年了。”

“岁月真容易过！”乙感叹地说，“那时代的头老醉舍[头老，地方领导人。舍，对搢绅子弟或有钱人的尊称。]，已经财散人亡，现在想没得再一个，天天花费三两百元不要紧的。”

“实在是无意义的竞争，”丙喝一喝茶，放下茶杯，慢慢地说，“在这时候，救死且没有工夫，还有闲时间，来浪费有用的金钱，实在可怜可恨，究竟争得是什么体面？”

“树要树皮人要面皮，”甲兴奋地说，“谁甘白受人家的欺负，不要争一争气，甘失掉了面皮！”



“什么是面皮？”丙论辩似的说，“还有被人家欺辱得不堪的，却自甘心着，连哼的一声亦不敢，说什么争气，孩子般的眼光，值得说什么争面皮！”

“现时可说比较好些儿，”一个有年纪的人，阻断争论，经验过似的郑重说，“像日本未来的时，四城门的竞争，那才厉害啦！”

“什么样子，那时候？”一个年轻的稀奇地问。

“唉！”老人感慨地说，“那时代，地方自治的权能，不像现时剥夺得净尽，握着有很大权威，住在福户内的人，不问是谁，福户内的事，谁都有义务分担，有什么科派捐募，是不容有异议，要是说一声不肯，那就刻〔即刻〕不能住这福户内，所以穷的人，典衫当被，也要来和人家争这不关什么的脸皮。”

“听说有一桩可怜可笑的，”乙接着嘴说，“西门那卖点心的老人，五十块的老本〔终老丧费〕和一圈猪，连生意本，全数花掉，还再受过全街的嘲笑。”

“实在也就难怪，”甲吐出那饱吸过的香烟，在烟缕缭绕的中间，张开他得意的大口，“前回不是因得到胜利（他一人的批判），所以那边的街市，就发达繁昌起来，某某和某等，不是皆发了几十万，真所谓狗屎埔变成状元地。”

“就说不关什么，”一位像有学识的人说，“也是生活上一种余兴，像某人那样出气力的反对，本该挨骂。不晓得顺这机会，正可养成竞争心，和锻炼团结力。”

“这回在奔走的人，”乙说，“不是有学士有委员，中等学校卒〔毕〕业生和保正，不是皆有学问有地位的人士，他偏说这是无知的人所做的野蛮举行，要卖弄他自己的聪明。”



“他说人们是在发狂，他正在发疯呢。”甲哈哈地笑着说。

“听说市长和郡长，都很赞成，”乙说，“昨晚曾赐过观览，在市政厅和郡衙前，放不少鞭炮，在表示着欢迎。”

“那末汝以为就是无上光荣？”丙可怜似的说。

“能够合官厅的意思，那就……。”甲说，“他妈的，看他有多大力量能够反对！”

“听说有人在讲和，可能成功吗？”老人怀疑地问。

“他妈的，”甲愤愤地骂，“花各人自己的钱，他不和人家分担，不赶他出去，也就便宜，要硬来阻碍别人的兴头，他妈的！”

“明夜没得再看啦！”才进屋子来的一个人说。

“什么？”丙惊疑地说，“听说因了某某的奔走，已不成功了，怎么样就讲和？”

“人们多不自量，”进来的人说，“他叩了不少下头，说了不少好话，总值不得市长一开口，他那么尽力，不能成功，刚才经市长一说，两方就各答应了。”

“怎么就这样容易？”丙说，“实在想不到！”

“因为不高兴了。”那人道，“在做头老〔地方上头目、老大〕的，他高兴的时候，就一味地呐喊着，现在不高兴了，就和解去。”

“下半天的谈判，不是谁都很强硬吗？”丙问。

“死鸭的嘴巴〔喻固执不认输〕，”那人说，“现在小户已负担不起，要用到他们头老的钱了。还有不讲和的？”

“早几点钟解决，”乙说，“一边就可节省六七百块，听说路关钟鼓，已经准备下〔妥〕这一笔钱就白花的啦！”

“我的意见，”丙说，“那些富家人，花去了几千块，是算不上什么。他们在平时，要损他一文，也是不容易，



再闹下去，使劳动者们，多得一回卖力的机会，亦不算坏。”

“汝算不到，”老人说，“抵当宾客的使费〔花费〕，在贫家，也就不容易，一块钱，现在不是余不到半斗米？”

“他妈的，老不死的混蛋！”甲总不平地骂。

闹热到了，街上的孩子们在喊。这些谈论的人，先先后后，亦都出去了，屋里头只留着茶杯茶瓶烟草火柴在批评这一回事，街上看闹热的人，波涌似的，一层层堆聚起来。

翌日，街上还是闹热，因为市街的闹热日，就在明后两天。——人们的信仰，妈祖的灵应，是策略中必须的要件；神舆的绕境，旗鼓的行列，是繁荣上顶要的工具——真的到那两天，街上实在繁荣极了。第三天那些远来的人们不能随即回家，所以街上还见得闹热，一到夜里，在新月微光下的街市，只见道路上映着剪伐过的疏疏树影，还听得到的几声行人的咳嗽，和狺狺的狗吠，很使人恋慕着前天的闹热。

——本篇原载于《台湾民报》八十六号，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



一杆秤仔

镇南威丽村里，住的人家，大都是勤俭、耐苦、平和、顺从的农民。村中除了包办官业的几家势豪，从事公职的几家下级官吏，其余都是穷苦的占多数。

村中，秦得参的一家，尤其是穷困的惨痛，当他生下的时候，他父亲早就死了。他在世，虽曾贖〔租耕，或长期租耕〕得几亩田地耕作，他死了后，只剩下可怜的妻儿。若能得到业主的恩恤，田地继续贖给他们，雇用工人替他们种作，犹可得稍少利头，以维持生计。但是富家人，谁肯让他们的利益，给人家享。若然就不能其富户了。所以业主多得几斗租谷，就转贖给别人。他父亲在世，汗血换来的钱，亦被他带到地下去。他母子俩的生路，怕要绝望了。

邻右看她母子俩的孤苦，多为之伤心，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就替他们设法，因为饿死已经不是小事了。结局因邻人的做媒，他母亲就招赘一个夫婿进来，本来做后父的人，很少能体恤前夫的儿子。他后父，把他母亲亦只视作一种机器，所以得参，不仅不能得到幸福，又多挨些打骂，他母亲因此和后夫就不十分和睦。

幸他母亲，耐劳苦，会打算，自己织草鞋、畜鸡鸭、养猪，辛辛苦苦，始能度那近于似人的生活。好容易，到得参九岁的那一年，他母亲就遣他，去替人家看牛，做长工。这时候，他后父已不大顾到家内，虽然他们母子俩，



自己的劳力，经已可免冻馁的威胁。

得参十六岁的时候，他母亲教他辞去了长工，回家里来，想赚几亩田耕作，可是这时候，赚田就不容易了。因为制糖会社〔糖公司〕，糖的利益大，虽农民们受过会社刻亏〔刻薄待遇〕、剥夺，不愿意种蔗，会社就加“租声”〔方言，提高租谷〕向业主争赚，业主们若自己有利益，那管到农民的痛苦，田地就多被会社赚去了。有几家说是良心的业主，肯赚给农民，亦要同会社一样的“租声”，得参就赚不到田地。若做会社的劳工呢，有同牛马一样，他母亲又不肯，只在家里，等着做些散工。因他的气力大，做事勤敏，就每天有人唤他工作，比较他做长工的时候，劳力轻省，得钱又多。又得他母亲的刻俭，渐积下些钱来。光阴似矢，容易地又过了三年。到得参十八岁的时候，她母亲唯一未了的心事，就是为得参娶妻。经她艰难勤苦积下的钱，已够娶妻之用，就在村中，娶了一个种田的女儿。幸得过门以后，和得参还协力，到田里工作，不让一个男人，又值年成好，他一家生计，暂不觉得困难。

得参的母亲，在他二十一岁那一年，得了个男孙子，以后脸上已见时现着笑容，可是亦已衰老了。她心里的欣慰，使她责任心亦渐放下，因为做母亲的义务，经已克尽了。但二十年来的劳苦，使她有限的肉体，再不能支持。亦因责任观念已弛，精神失了紧张，病魔遂乘虚侵入，病卧几天，她面上现着十分满足、快乐的样子归到天国去了。这时得参的后父，和他只存了名义上的关系，况他母亲已死，就各不相干了。

可怜的得参，他的幸福，已和他慈爱的母亲，一并失去。

翌年，他又生下一女孩子。家里头因失去了母亲，须



他妻子自己照管，并且有了儿子的拖累，不能和他出外工作，进款就减少一半，所以得参自己不能不加倍工作，这样辛苦着，过有四年，他的身体，就因过劳，伏下病根，在早季收获的时候，他患着疟疾，病了四五天，才诊过一次西医，花去两块多钱，虽则轻快些，脚手尚觉乏力，在这繁忙的时候，而又是勤勉的得参，就不敢闲着在家里，亦即耐苦到田里去。到晚上回家，就觉得有点不好过，睡到夜半，寒热再发起来，翌天也不能离床，这回他不敢再请西医诊治了。他心里想，三天的工作，还不够吃一服药，那得那么些钱花？但亦不能放他病着，就煎些不用钱的青草，或不多花钱的汉药服食。虽未全部无效，总隔两三天，发一回寒热，经过有好几个月，才不再发作。但腹已很胀满。有人说，他是吃过多的青草致来的，有人说，那就叫脾肿，是吃过西药所致。在得参总不介意，只碍不能工作，是他最烦恼的所在。

当得参病的时候，他妻子不能不出门去工作，只有让孩子们在家里啼哭，和得参呻吟声相和着，一天或两餐或一餐，虽不至饿死，一家人多陷入营养不良，尤其是孩子们，犹幸他妻子不再生育……

一直到年末。得参自己，才能做些轻的工作，看看“尾衙”〔方言，^①〕到了，尚找不到相应的工作，若一至新春，万事停办了，更没有做工的机会，所以须积蓄些新春半个月的食粮，得参的心里，因此就分外烦恼而恐惶了。

^① 尾衙——尾牙。腊月十六日称尾牙（每月初二、十六日“做牙”，一年最后一次，所以叫尾牙。）这一天，各户供牲礼祭土地公。商铺为求保佑新年利市，较一般住家更盛大。牲礼中要用雄鸡，象征生意昌隆。当晚，大宴雇用的人，以犒赏一年来平日之辛苦。对于要解雇的人，不明信，而在餐宴中将鸡首向将解雇的人。“润饼”是食尾牙的一种必备食物。



末了，听说镇上生菜的贩路很好。他就想做这项生意，无奈缺少本钱，又因心地坦白，不敢向人家告借，没有法子，只得教他妻到外家〔娘家〕走一遭。

一个小农民的妻子，那有阔的外家，得不到多大帮助，本是应该情理中的事，总难得她嫂子，待她还好，把她唯一的装饰品——一根金花——借给她，教她去当铺里，押几块钱。暂作资本，这法子，在她当得带了几分危险，其外又别无法子，只得从权了。

一天早上，得参买一担生菜回来，想吃过早饭，就到镇上去，这时候，他妻子才觉到缺少一杆“称仔”〔秤〕。“怎么好？”得参想，“要买一杆，可是官厅的专利品，不是便宜的东西，那儿来得钱？”她妻子赶快到隔邻去借一杆回来，幸邻家的好意，把一杆尚觉新新的借来。因为巡警们，专在搜索小民的细故，来做他们的成绩，犯罪的事件，发见得多，他们的高升就快。所以无中生有的事故，含冤莫诉的人们，向来是不胜枚举。什么通行取缔、道路规则、饮食物规则、行旅法规、度量衡规纪，举凡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通在法的干涉、取缔范围中。——她妻子为虑万一，就把新的“称仔”借来。

这一天的生意，总算不坏，到市散，亦赚到一块多钱。他就先籴些米，预备新春的粮食。过了几天粮食足了，他就想，“今年家运太坏，明年家里，总要换一换气象才好，第一厅上奉祀的观音画像，要买新的，同时门联亦要换，不可缺的金银纸〔冥镪，烧给神的叫金纸，烧给鬼、死人的叫银纸〕，香烛，亦要买。”再过几天，生意屡好，他又想炊〔蒸〕一灶年糕，就把糖米买回来。他妻子就忍不住，劝他说：“剩下的钱积积下，待赎取那金花，不是更要紧吗？”得参回答说：“是，我亦不是把这事忘